

季候物语

小满之满

□ 张昆仑

农历四月的风,是软的、暖的,带着一股子水汽,吹在脸上,像是女儿家温软的手轻轻拂过。这风里,有将熟的麦子香气,有刚插下的秧苗清香,还有河塘里那一片田田的莲叶,散出的幽幽的、清冷冷的甜。这风从田野上吹来,一直吹到人的心坎上,让人心里也熨帖了许多。这时节气,便到了小满了。

小满,小满,这名字,念叨在嘴里,便觉得有一种无端的爽帖与喜悦。二十四节气里,小暑对大暑,小雪对大雪,小寒对大寒,都是成双成对地来,仿佛是天地间一场场规矩的轮回,板一眼,不容错乱。唯独这小满,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后面没有一个叫“大满”的兄弟跟着,这便显出它的奇特与别致来了。

我总在想,古人为何如此安排?是天文的推算本就无“大满”么?恐怕不是的。我想,这大抵是因着我们先人骨子里那一份东方式的智慧与含蓄了。他们大都是爱着,“满”这个词,到了“小”的程度,便已是恰到好处,再往里去,到了极致,怕就要转向反面了。《周易》里讲“亢龙有悔”,《道德经》里也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都是在教人在圆满之前,要懂得停下来,懂得退一步。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事呢,到了“大满”的境地,恐怕也就是衰败的开始了。于是,古人便在这节气里,巧妙地留了一手,将那份知足与警醒,悄悄地藏在了这节气名字里头。

这时候的物候,是顶有趣味的。你若到乡间去走一走,便能看得分明。油菜籽收割了,田地插上了秧秧;麦穗已抽得齐齐整整,一粒一粒的麦子灌了浆,胀得饱满,颜色却还青里透黄。用手掐一掐,还能掐出一点白白的浆汁来。它们这样齐刷刷地立在田里,低垂

着头,像是含羞的少女,又像是沉思的哲人。“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羞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欧阳修的诗句,写的正是小满时节的麦上风光。万物都在生长,却又都未到那极致的顶峰,一切都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又都保留着一份“将满未满”的余地。这余地,便是希望,便是生命得以流转、得以延续的根本。

由这物候,我便常常想到人。我们现代的人,似乎患了一种“求满”症。这病症,似乎比任何沉疴都来得凶猛,来得普遍。我们处在一个被工业文明的齿轮碾碎了的时代,农耕时代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舒缓节奏,早已成了绝响。我们被人流裹挟着,被时代催促着,拼命地去追求一个“满”字。财富要多,房子要大,职位要高,车子要豪。我们将这些外在的,可以用数字衡量的东西,等同于内心的幸福。于是,我们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一条名为“成功”的独木桥上拥挤不堪,个个精疲力竭,却无人敢停下来喘息。手机里存着成百上千的号码,通讯录里的名字密密麻麻,可当夜深人静,心中有一团乱麻,想找个真能说话的人时,翻遍了这许多名字,却最终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们苦心经营着社交平台上那个光彩照人的自己,收获着一个个虚空的“赞”,却掩盖不住精神世界里的荒芜与空虚。这情形,便像是往一个本已满了的杯子里,还不住地倒水,结果只能是倾溢而出,最终滴滴不剩。东京街头的过劳死,硅谷精英的倦怠症,写字楼里那些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灵魂,不都是这“大满”之下,被碾碎的尘土么?我们忘了,圆满的背后,往往就藏着崩塌的危机。

“满”的反面,是“缺”。而我们最怕

的恰恰也是这个“缺”字。怕缺少财富,怕缺少爱,怕缺少机会,怕被人落下。这恐惧,像一条无形的鞭子不断地抽打我们,让我们像陀螺一样无法停止旋转。但小满却教给我们一种看待“缺”的智慧。它所呈现的,正是一种“有缺”的状态:麦子未全熟,秧苗刚转绿,雨水尚未盈。然而,这“有缺”之中,却蕴含着生命最大的张力与希望。

小满的“小”,是一种谦抑,更是一种力量。人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总想着一飞冲天,总盼着那份轰轰烈烈的“大”。可是,水流得太急了,容易干涸;弓拉得太满了,容易折断。懂得了“小”,才知道万事万物的边界在哪里,才知道如何在规则之内,寻得一份从容与自由。“小”是根基,是过程,是那涓涓不逝的源头活水,终能汇成江海。你看那小满时节的枇杷,黄澄澄的挂在枝头,引得人垂涎欲滴。可你若真摘下一颗来尝,便会发现那甜里,总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酸涩。这酸涩,便是“小”的滋味,是未达极致的证明,却也正是其风味的灵魂所在。若真是熟透了,甜到了极致,那份清新与回甘也就荡然无存了。

二十四节气里,我最爱的,怕就是这个“小”满了。它不像惊蛰,那样惊天动地;不像芒种,那般忙碌急迫;更不像大暑大寒,那样凌厉而决绝。它就是这样温温润润地,安安静静地,带着一种知足与欢喜。它告诉我们,生命最好的状态,不是登峰造极,睥睨天下,而是在攀登的途中,懂得停下脚步,看一看脚下的风景,闻一闻路边的花香,带着一丝对未来的期许,同时又深深地满足于当下所拥有的一切。

小满之满,小得盈满,这其间分寸,才是天地间最大的智慧。



停舟欲沽酒(中国画) 作者 彭定旺

生活感悟

生活的栖息地

□ 汪小科

那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催我起床,说要一起出门逛逛。我暗自好奇,这些年我在外打拼,回家少,莫非母亲又有了新的消遣?

洗漱完跟着母亲出门,街道还浸在薄雾里,只剩我们的脚步声跌得响亮。走到街口忽然听见人声涌来,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母亲从前常带我来的老菜市。

晨光刚擦过屋檐,菜市场已经闹开了。青石板沾着夜里的露水,菜摊早摆得整整齐齐,青菜叶上还挂着水珠,竹筐里的甜瓜滚得圆润。母亲熟门熟路走到一个菜摊前:“大娘,今天这青菜看着鲜,给我称两斤。”摊主手速快得很,一把捞起青菜往秤上放:“可不是,天没亮就去地里摘的!再送你几根小葱,刚拔的,嫩着呢。”母亲笑着推辞,摊主已经把菜塞到她手里:“街里街坊的,客气什么。”

我跟母亲说想自己逛逛,转身走到甜瓜摊前,还没开口,摊主大叔先招了手:“大妹子,叔叔教你挑瓜!”他拿起个瓜凑到我眼前:“要挑这种颜色发白亮堂的,瓜脐这儿闻着有清香味,按一下有回弹的才是熟瓜,同样大小的挑轻的,保准甜。”我还没道谢,他已经挑了三四个往袋子里装:“先拿回去吃,甜了下次再来。”

我原以为是运气好,逛到干货摊时,摊主大姐看了我两眼,忽然开口:“你脸色看着有点虚,要不要买点红枣回去熬粥?补气血正好。”我当时没想买,随口应了句等下回来,逛了一圈就把这事忘了。没走两步,忽然有人拍我肩膀,回头就见她提着一小袋红枣递过来:“给你挑了点小小的,甜得很,熬粥最合适,我还搭了点桂圆,你只给红枣钱就行。”

惬意在那瞬间漫过心口,原来这就是母亲爱逛菜市的原因。等我拎着满手的东西走到母亲跟前,忍不住笑:“明天咱还来。”母亲也笑:“好,明天带家里的小拉车来。”

原来最踏实的栖息地从来不在别处,就在这菜市场的烟火气里。暖乎乎的人情味能卸掉所有疲惫,人心换人心的暖意把心填得满满当当,攒够了力气,再重新出发。

实现你自己

□ 浪子青

最朴素的农民也会说这样一句话:“人要对自己负责。”其实,没有人愿意跟自己过不去。

天地万物之间,人生是一个硕大的不可捉摸的问号。而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人,他的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竭尽自己所能,去把这条不规则的曲线拉直。然而,当他起步,着手实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时,他所面对的首先是自己,“我是谁?我会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我该如何去干?……”这一连串疑问都需要他自己解决。于是,他才能认识自己,才能找到客观地衡量自己的砝码,自然也就找到了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结合点,而后酣畅淋漓地实现你自己。

可能常常有这样一些情况:你追逐人生,但道路的曲折却给你带来数不尽的迷茫、失望和痛苦;你可能会成为百万富翁,也可能沦为乞丐;你在审视自己之后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可终究一事无成……可这又有什么用?你还是你。所以,你成功了,没理由忘形;失败了,不必要烦恼。你尽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尽到了我应该尽的义务,我不后悔。”

人要实现自己,很难。社会的复杂性也常常使人的主观意识与行为受到各种各样的外界的强制因素所制约。那么,请别怨天尤人,因为人固然属于自己,但他同时也属于社会。当那屋里只有一张钢丝床时,那就别幻想让十个人都睡在上面。所以,当社会选择你,给你一副超出你的能力或低于你的能力的担子时,就不必萎缩不前或嗤之以鼻。对自己负责和对社会负责这两者不容你丢弃任何一方。你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社会。那么,客观地衡量一下自己的担子,然后尽全力干好。正如一位前辈所说:“我当官,不高看自己;做老百姓,也不小瞧自己。”好了,不管怎么说,人要认识自己,然后才能实现自己。这可能就是人与物之间,也可能就是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吧。

婆婆的智慧

□ 曹立中

婆婆爱吃野菜,从前开春总爱往野地里跑,这几年上了岁数走不远,便问老乡讨了棵香椿苗栽在门前。没几年功夫,树苗就长得老高,枝杈四下伸展,长出了遮天蔽日的华盖。

每年香椿长势最盛的时候,婆婆总要找人把树梢砍去三分之一。看着好好的枝杈落在地上,我总觉得可惜,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来香椿长得快,若是任由它疯长,庞大的根系会破坏周围的路面和田地,浓密的树荫也会挡住其他作物的阳光。老人常说,小隐患不及时处理,等养大了只剩收拾不完的麻烦,所以每年摘完香芽,都得给香椿打顶控高。

开春后,院儿里的花草争奇斗艳,偏这棵香椿静悄悄地立着,没半点动静。过了几日婆婆说要带我去摘椿芽,我疑惑地往门口望了半天,也没见枝上冒绿,跟着她走过去才发现,枝杈间早钻出了好些暗红色的细芽,和深褐色的树干融在一起,不凑近,根本瞧不出来。

婆婆掂着脚摘芽,两只手在枝杈间上下翻飞,脸上满是收获的笑意。风一吹,香椿特有的清香裹着暖融融的春意漫过来,沁得人骨头都发酥。每年新摘的椿芽,婆婆总要分出大半,让我给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送些尝尝。

汪曾祺在散文里写过,“香椿头只卖得数日,过则叶绿梗硬,香气大减”。刚摘的椿芽焯过水,切碎了拌上鸡蛋摊成饼,热油一下锅,香气能飘满半条巷子,咬一口鲜得人舌头都要掉下来。

后来我才懂,婆婆每年给香椿修枝,藏的是她大半辈子摸出来的生存智慧:人享用自然的馈赠,也要懂得给自然留道“安全阀”。就像给香椿打顶是为了树长得更高,人过日子也要懂得及时修剪欲望,守好分寸,对万事万物多存一份敬畏,日子才能过得踏实长久。

诗与远方

怒放的五月

□ 王紫

五月,不用铺垫
说来,就轰轰烈烈地赶来

风不再温存,带着一股子闯劲
掠过原野,掠过河岸
把枝头积攒了一春的隐忍
一下子,全都吹开

花儿不碍谁,只管肆意绽放
草木拼了命拔高,一寸寸挣脱平淡
田野褪去青涩,铺展开鲜活的画卷
天地之间,全是蓬勃的果敢

雨也来得痛快,不拖泥带水
洗尽残野的荒芜,浇灌沉睡的期盼
每一寸泥土,都憋着向上的力量
每一缕生机,都向着光明追赶

怒放的五月
从不藏起热爱,从不收敛锋芒
人间所有的蛰伏与沉淀
都在这个时节,彻底舒展

有风就奔跑,有雨就生长
不负韶华,不负人间一趟
心怀滚烫,一往无前
把往后的日子,都活成熟烈晴朗

小满,无我(外一首)

□ 谢山

小满时节,除了一望无际的小麦
随清风,飘香
那些因水而生的稻子,格外
夺人眼球

像小路两侧一树一树火红
火红的石榴花
包括落在地上,亦不褪色的花瓣

仰望蔚蓝色的天空,纯净
无我。像毕生为稻的袁公
默默无语,熠熠生辉

缅怀袁隆平院士五周年
五载辞尘仰世勋,居家遥忆溯清芬。
五千岁远农根厚,万里田丰济庶群。
踏野霜华侵白发,耕耘风愿入青云。
神州大地承遗志,千秋永颂惠民君。

初夏

□ 孙斌

梅紫把黄田绿了,残花抄上鸟声绕。
水底风带小荷香,手里诗觅麦红表。

二
苍灵韵事已阑珊,绿叶成阴遮旧栏。
紫燕不知春已去,仍来林里把花翻。

咏莲

□ 刘梅芳

碧叶摇风不逐流,立身何必近芳洲。
泥中自抱玲珑骨,波上相看寂寞秋。
未许纤尘沾素袂,肯将清气付轻舟。
人间若有濂溪在,月满横塘满酒楼

碧波小院观莲

□ 李本柏

小池倩影水笼烟,袅袅临风绽玉莲。
暗送幽香留正气,澄怀素静立桥边。

小得盈满

□ 文雪梅

时光如水,稍不留神,小满节气就来了。小满,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5月20日到22日之间视太阳到达黄经60°时即小满。今年的小满时节刚好是5月21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云:“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不言而喻,小满是个让人喜爱的节气,它不只富有诗意,还蕴含丰富的哲理,月半圆,花半开,酒微醺,若即若离,似远还近,有小小的满足在里面,人生即是幸福。

此时,雨水充足,花红柳绿,阳光温暖,微风不燥,放眼望去,绿意葱茏,花儿正惹眼,蔷薇、海棠、白兰、石榴、芍药、鸢尾、紫藤、虞美人、天竺葵肆意绽放,纷纷攘攘占据了人们的视线。无论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空气中都会弥漫着清新的花草味道,美得一场糊涂,让人窒息。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北方的田野里,绿油油的麦穗已经齐刷刷一片,开始灌浆了,但还未饱满,若要成熟开镰,还要等到下一个节气到来才是。小满,贵在一个“小”字,低调不张扬,谦虚却不小气,颇有韵味。相比小暑与大暑,小雪与大雪、小寒之后是大寒的节气规律,小满之后该是大满了吧?但是,恰恰没有人们想象的样子,却是出乎意料的芒种。

守望麦田,想起那些抛不开的纷纷扰扰,我不由长吁短叹。这时,父亲似乎知道了我的心事,他让我再看看那些“半饱”的麦穗,然后笑着说:“小满就是圆满,小满皆

安。人生也如一理,不要凡事要追求尽善尽美,不圆满才是常态,小满才是最圆满的。”听了父亲的话,我想了想,终于明白了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

出差在外,在飞机上同坐的是一位叫小满的年轻人。漫漫旅途,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说起各自的工作时,小满埋怨自己薪水太低,一年四回奔波在外,太辛苦,总之,好像他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可怜虫”。看着小满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禁不住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想不到,小满的脸上洋溢着毫不掩饰的笑容:“我的父母身体健康,妻子温柔漂亮,我们还有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女……”想起刚才还怨天尤人的小满,现在却顿时变得神采飞扬起来,我笑着说:“小满已满,快乐满满,情意满满,幸福满满,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羞头麦,迎风笑落红。”这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笔下的小满。如诗如画的夏日田园之美跃然纸上,给小满增添了几分别样的味道。小满后,盛夏就会轰轰烈烈登场,丰收的希望就在眼前。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做人做事也一样,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小满。

初夏清和

□ 倪涛

息。累了就合书抬头,看檐下藤蔓慢慢攀援,墙角青苔悄悄冒头。

也该细听一场初夏的雨。它没有盛夏暴雨的猛烈,也没有暮春阴雨的缠绵,淅淅沥沥敲在窗上,像私语呢喃,不扰人,却动人。苏轼写“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放欲燃”,短短数字,便把雨歇后的鲜活刻画得淋漓尽致。听雨时煮一壶凉茶,青瓷碗盛着清冽茶汤,水汽慢慢模糊了窗玻璃,茶烟和雨雾缠在一起,鼻尖漫着清润的惬意。此刻再读孟浩然“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才懂生活最动人的,从来都是喧嚣里守住的本心和分寸。

初夏的器物里,藏着最朴素的生活美学。蒲扇是多年旧友,老竹扇骨磨得温润,素白扇面印着半支荷影,扇动时风里都裹着竹香,驱散了微热,也赶跑了浮躁。摇着藤坐竹椅上,

看庭院里石榴花慢慢燃起来,不张扬,却自有风骨。天青瓷碗盛着凉茶,冰裂纹映着窗外的浓绿;竹盘里摆着刚摘的青梅,咬一口酸涩过了,是悠长的清甜。穿一身素色棉麻,风一吹衣袂轻扬,整个人都和清风融在了一起,像檐下的草木那样自在生长,安静,却有力量。

初夏的甜食最是清欢,应季的嫩荷、豌豆、桑葚,都是时节的馈赠。清水煮豌豆撒点盐,鲜得人舌尖发颤,桑葚洗了直接吃,满口都是夏天的甜。正如梅尧臣说的“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简单清淡,才最合初夏的清和之气。

我们总在匆匆追逐远方跑,常常忘了美好就藏在这些细碎日常里。王维在蓝田的草堂间寻到安宁,白居易悟出“但能心静即身凉”的道理,初夏的清和,本就是自然给所有人的馈赠,也是一场最易得的心境修行。

若徐霞客游此洞,定会拿出纸笔细细勘测,记下“水洞长二十四丈四尺,旱洞长四十三丈三尺”的精准数据,惊叹于钟乳石的形成之奇,将这里的岩溶地貌写入游记,让更多人知晓这湘鄂边陲的地质奇观。

走出洞口,阳光重新洒落肩头,身后的溶洞渐渐融入山林。那些钟乳石上的水滴仍在坠落,将军的传说仍在流传,而这趟清奇幽静的溶洞之旅,早已刻进了记忆里的褶皱。

人在旅途

游颜将军洞

□ 杨帆

踏入松滋溢水的山林深处,一块块刻着“颜将军洞”的巨石在绿荫中若隐若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大将军颜真曾率部在此屯兵御敌,古洞因此得名。作为一座兼具空间洞与旱洞的喀斯特溶洞,全长两千余米的空洞里,藏着清奇幽静的岩溶奇观,更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将军往事。

初入洞口,喧嚣便被隔绝在外,清寂成了这里的主基调。脚下的石板蜿蜒向前,洞壁上的青苔在灯光下泛着微光,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泥土气息。行不多时,潺潺水声自前方传来,原来水洞中的地下水正静静流淌,水面如镜,倒映着洞顶的钟乳石与彩灯,偶有水滴坠落,漾开一圈圈涟漪,在幽暗中漾出细碎的光。偶尔有蝙蝠从洞顶掠过,轻鸣在空旷的石厅里回荡,为这份静谧添了几分灵动,竟是“静中有动、动静交错”的妙境。

深入旱洞,奇幻之景渐次铺展。洞顶垂

下的钟乳如冰凌倒挂,洞底立起的石笋如雨后春笋,更有“擎天玉柱”拔地而起,支撑着千钧穹顶;“玉龙盘山”的石笋群错落有致,在灯光下仿佛巨龙盘踞,鳞爪分明。红橙青蓝的灯光交织在岩壁上,将原本素色的岩溶染成斑斓画卷:赤红如烈焰,青绿如春水,紫蓝如夜空,行走其间,竟似闯入了神话中的仙境。一处名为“鸿钧老祖洞”的岩壁,在彩光映照下纹理流转,仿佛窥见上古天地的奥秘,让人忍不住驻足遐想。

这样的洞天,若被古人撞见,又会生出怎样的情思?若李白游此洞,见石窟中钟乳垂落,蝙蝠轻飞,则“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的奇想诗将留名于此,且将这梦幻景象比作天姥仙山,痛饮一瓢地下泉水,把溶洞的清幽化作诗酒的豪情。若白居易游此洞,见将军洞的历史遗迹与潺潺流水,必会生出怀古之思,留下“决决